

張濂亭文鈔目次

書元后傳後

書魏其武安傳後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鍾祥縣志後序

翊翊齋遺書序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送梅中丞序

贈查生燕緒序

送湘鄉相國曾公之任直隸總督序

贈吳清卿庶常序

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范鶴生六十壽序

答吳至甫書

答李佛笙太守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書藝文志後

書外戚世家後

重刊毛詩古音考序

高淳縣志序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送黎菴齋使英吉利序

送黃蒙九序

送吳筱軒軍門序

送李佛笙序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與黎菴齋書

答劉生書

答黎菴齋書

· 豐源亭文鈔 目次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莫子偲墓誌銘

外舅黃君墓表

兄子慕梁葬志

游狼山記

愚園雅集圖記

唐端甫墓誌銘

吳母馬太淑人耐葬誌

黃孺人墓誌銘

蟲單傳

游虞山記

北山獨遊記

張濂亭文鈔

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離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卬之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寶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烏獸行，滂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傳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官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局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修法令，慎箴箴，「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

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書菽文志後

余讀班固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爲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爲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爲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揚雄劉向父子甚衆。今賈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秭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爲龔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爲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

書魏其武安傳後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爲援，而其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卽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爲義烈之行，自喜矣，卽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況。魏其以爲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溢，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己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逞，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爲炯戒者也。嗟乎，負才尙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畸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者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而覲覲者以卑

瑣庸陋之材侈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轡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

書外戚世家後

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修成君衛皇后尹邢鉤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少孫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之舊蓋如鉤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人之所爲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尙已二語及後迎立代王數語皆褚少孫爲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及李夫人卒云云亦少孫妄竊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篇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乃甚不類譬如以敗礫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且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乃卑陋鄙賤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蓋肇於此然至於唐而士乃有崛起奮起於千載之後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盛衰上下世俗耳豪傑者奚謂然

歸震川評點史記後序

歸熙甫氏評點史記治古文家多葆之傳相逕寫然彼此參錯異甚馬平王少鶴太常取歸氏及望溪方氏評點摘錄起訖合而刊之曰歸方評點史記合筆自以爲得其真以余觀之亦尙多可疑者顧視諸所見本爲善耳往者余嘗欲專取史記本書附益以歸氏評點梓而公諸同好苦之刊費不果以語友人吳肇甫肇甫則力贊其事且爲謀諸廬江吳小軒軍門慨以千二百金相假於是鳩集梓人經始光緒二年正月訖四年七月刊成歸氏評點舊係丹黃二筆今刊本墨本也其黃筆爲銳形識之其丹筆爲圓形識之其評點既無定本可據無已則一倣

王氏昭畫一也。自秦并天下，專任私智，蔑弃聖制。漢興一蹶秦習，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復觀。司馬氏生當漢定百年之間，怒焉傷之。重值漢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導諛之臣，毒亂海內，又身遭刑辱，抑鬱侘僚，發憤著書，其孤遠之指，深痛之思，軼蕩譎激之辭，乃至微妙難識。世傳裴駙司馬貞張守節諸注本，用力故不可謂不勤，然皆邈不得司馬氏之意。且其間多可笑者，是書實錄歸氏評點三家注，世既多有，今並不復錄。夫古之人書，待說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說之而晦者，蓋十五六焉。好學深思之士，顯取古人之書，反復而熟讀之，以意逆志，達於幽眇，其所得蓋有遠出尋常解說之上者矣。一拘文牽義，一驚華炫博，好爲枝詞碎說之徒，烏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義法，其說亦多所發明，然歸氏所得爲深矣。今別爲方望溪史記評點四卷附於後，俾覽者兼采焉。與校是書者，余門人大治劉炳燮及長子沆也。

重刊毛詩古音考序

曰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後之治毛詩者，踵襲其誤，均所不諧，則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殆於不可讀矣。其後吳棫楊慎之徒，稍稍窺見涯涘，頗寤古今音讀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洞曉其旨趣者。陳氏季立乃始力闢扁輿，爲毛詩古音考一書，於是古音之說，炳若日月。國朝諸大儒，益因其舊，推廣而精求之。引伸觸類，旁推交通，匪獨音均之學大明，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可得而讀而已。六書之指，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假借三者，其本皆原由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說可得而知。我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啓之。雖其後顧江諸賢之書，宏博精密，益加於前時。然陳氏創始之功，顧不偉哉。有明一代，蔑棄古學，譌謬相循，沈潛遺籍，傑出元解，陳氏一人而已。且今世之士，承康雍乾嘉以來諸儒之遺緒，搜采逸文，考定古義，譬之「駕輕車，就熟路」，人皆得勉焉。陳氏生當有明之季，舉世汨於浮

游庸隨妄庸之學。獨刻意稽古，覃精冥悟，卓爲百代之先覺，斯至難能者耳。今觀其所爲本證旁證，及所附讀詩拙言旁羅雜襲，究極幽渺，可不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嘗以謂古今學術，與世風尚轉移，當其標幟所樹，舉天下之人，賓敬而奔趨，雷同而響應，景附而森合。雖有高明之才，不能不爲所震駭，俛焉以從之。一旦風會變遷，非其舊而新是圖，舉時之所尊尚，漸焉有若枅霧漂梗，隨腐埃以俱盡。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遠覽，不與時俗遷。獨爲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謬於古人。夫然後獨立於百世，而不可磨滅。孟子所以稱豪傑之士者，此也。陳氏是書，刊於萬林丙午，乾隆中濰川徐氏嘗重梓以行，而傳本蓋少。往在京師，友人李君士棻購得此書，肅寫苗仙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其難得如此。余嘉陳氏有功於古，懼其書之遂泯，使後之治古音者無以考其朔也。於是爲付諸梓人，以廣其傳焉。屈宋古音義，陳氏所以左右是書者也。並附刊於其後云。

鍾祥縣志後序

集成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郢，孫君以舊志所次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訛，屬爲考定。已余復爲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爲圖輔之，因益爲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爲圖若干幅。顧余以客游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耆黃卒遽，常用墨然，慮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概，暇日登城東北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顧瞻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異博通之民，伏處於閭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繇，蔭茂林詠歌楚人之詞，以求其意，滂徵舊事，蒐採遺忘，益相與遠想，高富於遠絕曠邈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悵望而不能已也。

高淳縣志序

高淳自明宏治口年治立縣。正德中，縣令頓銳肇輯邑志。嘉靖丙戌，迄國朝乾隆辛未，續修者五。由乾隆辛未至今，百有三十年。時遷事貿，記載闕如。光緒六年，江甯謀修府志，郡中令屬邑各以志上。於是權高淳縣麗江楊君，偕邑人士以某月開局纂輯。粵十二月書成，延余至高淳，屬爲是正，而弁言於其首。且告以明年孟春之月，卽付梓矣。余取其書觀之，蓋乾隆辛未以前，悉遵舊志。乾隆辛未後，各依類綴輯。以次比附，既周，旣慎，尙有訛舛，敘遺於是爲序而歸之。高淳北距江甯省治，僅百餘里，東密邇蘇常諸郡，然其風氣乃樸質純懿，爲他郡縣之所不及。始壤至高淳，自江甯買舟，道太平入縣境，重湖相襲，平曠廣野，彌望周歷井里，訪問謠俗，野無奇民，市無壞貨，士大夫雖鼎貴，出不以肩輿，貧民亦無執輿轎之役者。其民皆力農田，奉法畏長官。其士皆崇禮讓，勵廉隅，以儒素相尙。任事於公，必單心畢慮，不避難劬，不爲己毛髮私利。而粵逆之亂，永成鄉士民倡義抗賊，慷慨赴難，忠義尤爲卓然。江表人文，科第冠天下，然俗或傷浮薄，抗巧高淳一邑獨純龐若是，亦異矣。古者天子省方，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周官誦訓，一掌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一訓方氏一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一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州朱贛條天下風俗，班固氏因之作地理志。於民質良，格俗尙貞淫，尤三致意焉。風俗者，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也。有天下者，甚重之。風俗誠美，民氣誠固，何憂乎寇亂？何畏乎遠人？何憚乎邪說？何恤乎奇技淫巧？自世旣衰，民俗日壞，而海內自道咸以來，饑饉薦臻，兵革繼起，區寓凋耗，生計迫蹙，民窳而俗益敝。余走四方，所至奇袤巧詐，鏗出不可究殫。外侮內憂，機牙潛伏，有誠之士，以爲隱憂，烏乎安得率土之內，民風之懿，盡如斯邑者哉？余旣以時日迫遽，於邑之舊聞軼事，未暇考問翔實。又其書皆已周慎詳覈，誠不敢增損一字。獨爲道其風俗之美，以志余慕望之思。又使在上者聞之，知所以施治於高淳者，且益旌異之，使夫澆漓浮靡之俗，有所觀示焉。若夫章志貞教，益興人才，躋風隆古，則在良有司與邑之士君子而已。

翊翊齋遺書序

自有宋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昭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逮其後原遠而未分，學者或安於狹陋，惛惛奉一先生之言，而不能「博文約禮」，一究極乎本末始終廣大精微之致，固已不免於通儒之譏已。又其甚者，廣學輒生，束書不觀，其於六經宏深之蘊，天人之故，古今之蹟，懵乎未之有聞。乃攬拾諸朽腐熟爛之言，曼衍以爲書，且握管而暮已盈篋，用自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不知其書乃爲有識者之所深鄙，棄絕而不欲觀，又其益甚者，立身行事，大鑿乎聖賢之教，乃亦攬拾語言，曼衍以爲書，益侈然義然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庵廵以冒粟，身榮而口堯，於是所謂道學者，始大爲世所詬病。而仁義道德之說，至爲人之所不敢道。其原胥起於此，是程朱之罪人而已矣。其所爲書可焚也。桐城馬一齋先生，躬行實踐，不事表襮，所爲翊翊齋遺書，皆心得之言，絕遠乎攬拾曼衍之爲者，惜乎世之知之者少。其曾孫某爲重梓，以廣其傳，而問序於裕釗。裕釗心悼夫世之爲道學者久矣，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故樂爲序其書，以至余之意焉。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修，季曰任之，景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拘拘自祇慎，益發憤讀古書爲詩歌，頗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既重悼，憫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予，且屬爲之序。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死矣，而予乃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能勵名行，用鉤繩矩矱自約敕，蚤夜治術業，以不墜遺緒，此可爲嘉尚而已。又能摹古作者，刻意爲文辭，思與之追逐而不

屑自儕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編遺墨，撥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瘞盡以爲可愛。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色太息而不能已。矧其爲父子之親者，尙可言邪？尙可言邪？夫叔起誠傷悼無所爲計，而欲得予之一言，以不死其子也。於是爲序而歸之，以塞其悲。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劍。裕劍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始公以抗疏忤羣小，擯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亢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寇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遽至是亟也。媚嫉之病人國，傷哉。余觀自古忠臣拂士，後世得其遺文手澤，咸弁葆貴。雖一字若什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不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爲王家印，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劍敬跋。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丹徒趙季梅舍人，所藏明周忠毅公手書疏藁五篇，雜文藁十有三篇，裝池爲二卷。將致諸丹徒之焦山，與山寺舊所藏楊忠愍公遺蹟並垂於不朽，而屬裕劍跋其後。車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古碩人名賢，其

流風遺燭，皆足以興起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忠貞義烈，則無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雖庸愚婦孺，貪夫整人，聞義烈之事，未有不懷動而歎息者也。史傳所記幹濟之臣，文儒之彥，經師理學，嗜士高流。後世議論，時有軒輊異同。竄語及犯危難，厲死節之賢，未有不翕然帖服，稱誦之如不啻口者也。豈非人心直道之公，窮古今而不可泯沒者歟？抑所謂賢哲之行，其成於偏至者，尤足以感人歟？自百世之下，聞其風，慕其義，頑廉儒立，歌思之如不克見。況其忠言讜議，出自手寫，光氣隱然，溢出楮墨，睹其書如遇其人，其可爲葆貴當何如哉？宜舍人之珍而惜之，且謀以藏之名山，傳之無窮。而人之見之，亦莫不歎歎流涕，感喟而不能已也。抑又觀忠愍之死，以嚴嵩而公之死也，由馮銓之恭忠賢，高與銓故皆以書名者，今或唾弃不復收，公及忠愍不聞善書，一二遺墨，乃崇重球壁，其貴賤懸絕也若是，而況其人乎？士或震炫於勢物，苟容身以求富貴，而悼節義爲不可爲，彼獨未一遊心於無窮之世耳。觀二公之蹟，其可以知所返已。至諸奏疏雜文，與忠毅軼事，舍人既具次之矣，故不復述。光緒戊寅冬十月，武昌張裕釗敬跋。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虧美惡善否，遠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礦於山，百植草木之布濫乎原野，同日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燠寒遞嬗，歲年遷貿，善者旁魄頹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天關不遂，則其成毀往往懸焉。及其爲世用也，則有爲棟樑爲柱石，爲黼黻爲弓劍，爲寶圭，爲彝鼎尊罍，爲琴瑟鐘磬，字笙塤簫簫篪，筦春牘應雅，有爲椳爲柁，爲闌爲棖，爲樁爲杙，爲甍爲瓦，爲甌爲罍，爲釜爲筥，爲斗爲筥，爲鉗爲鑿，爲漏卮，爲敗絮，爲死灰，爲礫石，爲構中之斷。雖一區之產，一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豈物之所自爲者，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咸而不可易耶？中丞南昌梅公，當

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江西，而裕釐亦以是年舉於湖北。泊庚戌居都中，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是俱旅食京師，逐逐未有奇也。逾二年，粵賊入楚，裕釐自京師歸。公遂成進士，入詩垣。後出典大郡，落擢監司。同治十年，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釐主講席江寧，而公以開藩白下，巍然稱名卿矣。逮今歲既入覲，還道拜浙江巡撫之命。德業輝光，蓋益將大顯於世。而裕釐甘自棄於閭閻寂寞之地，沉淪枯槁，頽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日道哉？夫其遠闊覓絕，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所自爲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情之所不能已也。潤阿薄植，觀松柏之上雲霄，而凌倒影，垂蔭乎無垠，而眇焉隱處其下，其自終於不材則已矣。抑豈能無少適於高仰者之嘗我同乎？故於公之道出金陵，輒爲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造於浙也。然裕釐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送黎統齋使英吉利序

泰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泊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略之徒，始以其術游內地。國朝開統，聖祖仁皇帝嘉西洋歷算之精，特旌異之。於是來者益衆，閩粵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疆始有兵革之舉。其後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并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湊，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忍，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鑄鑿幽渺，智力鋒起，角出日新，無窮。其創造與舟兵械火器，暨諸機器之工，研極日星緯曜，水火木金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隄九幽，剝剔造化，震駭神鬼，申法警備，礪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徬徨四達，兢相師放，精能之詭，甚盛益興。天地剖泮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盪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道乃與爲推移。上古人民，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聖人者，作立君臣上下。

與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遞相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焉。周道衰而至於秦，一革除先生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掃地俱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訖五季，輾轉遷貿，盡逐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兩漢以來，泮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聖清之有天下，混一華裔，方制數萬里，土宇版章，跨越百代，若今日，其尤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寶開之人之所不能達也。而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尙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爲守正不撓。烏乎！司馬長卿有言：『鵲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豈非其惑歟？』夫以學士正人之不智乎此，於是常事，乃一切以求能習知此者而任之，則其所得，乃皆庸猥汙下，賈豎與隸之流，稍能通彼語言，與一二瑣事者也。如彼等者，烏足以任此？適足爲遠人之所嗤而已矣。邇者一二遠識之士，稍知二者之弊，議欲得備異志節之彥，相與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備邊事。蓋疆本折衝尊主庇民之計，誠莫先乎此。而朝廷方簡重臣，通使諸外國，使遐邇中外，益通達無阻。於是黎君蕤齋，自州牧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將行，問贈言於裕釗。夫規國之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且卽吾所爲，乘時順天，承敵易變，使民不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蕤齋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它日歸，吾將從而訊之。

贈查生燕緒序

查生燕緒從余遊，質甚篤厚，可嘉尙。余嘗語以學古人之道，而舉乎若有意乎其間也。今生且歸矣，而意甚戀戀於余。雖余亦重惜生之遠也。雖然，生所居乃在粵東海濱之地，去楚數千里，而今茲從余於此，始余與生意，皆不及是也。鷗鳴而風旋，月麗於天，而蜃蛤盈虛於淵。詩書問學之業，道與志通，而氣機密應於其間，莫或知其所以然。雖萬里之外，殊鄰絕域，邈不相接之區，而常一旦猝然其忽合。故夫君子之相與，冥契於其心也，亦惟其道之

合焉。形迹之離合，又無所論已。今生苟未能志乎古人之道，以斬赴乎余言，雖相從於此，不啻遠也。生誠志乎古人之道，以斬赴乎余言，雖舍余而去，不啻邇也。余他日或將遠游四方，以遂其生平之所欲至，而生年方盛，必非久汝汝處閭里者，其能遷生而生已卓然進於古之人乎。余且灑然喜，且幸謂生未始余遠者也。甲子正月某日。

送黃蒙九序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爲此，與必爲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於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率莘以明農爲言。卽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率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卽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輾轉拂鬱，侘焉若不可以終日。一惟時之榮若悴爲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爲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途沉溺，不亦宜乎。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筦征權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衆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爲難。唯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爲隆汙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懷者耶。抑尙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且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爲書此，還以勸之。

送湘鄉相國會公之任直隸總督序

4上御極之七年王師既清河北方內晏甯天子穆然深惟保世之永圖謂直隸藩輔京師居九州維首宜得文武重臣肇治於茲於是命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公自兩江移鎮其地詔下東南之民含公再造之德聞將以我公行歎者於室涕者於塗當畫旁皇人莫寤辟薦紳先生耆艾俊髦謳思慕惜見視矍然皆曰公盛德閑烈并包運量無遠邇躬出入水火奪我民焚溺之餘磐石坐之我東南之人自頂踵皆公賜自公來至於今我婦子倚公不憂死亡民以公爲父士以公爲師公一朝去我我自今其時依乎又曰公既竊大難自以動之高位之崇也常虞虞焉懷盛滿之懼私獨意公既已成大功其或者將遂公之志舍我民而不顧也我則益無萬矣裕釗曰不然惟天子舉社稷之安天下之治屬之公固將以公先事於邦畿而後適徧及乎天下公之治在天下賢其在我南人也我南人則益有賴矣且方咸豐初亂起海內蕭然以乏才爲憂謂羣盜且不可制自公起視師其間蓋亦嘗蹈險難處危疑勢岌岌不自保然公公忠臣之義惟吾分宜所自效禍福成敗一不以概其心毅然獨肩天下之至鉅而不憾忠誠激發一決罔顧卒天下之人不期而應之羣策羣力川赴海會遂以有成功夫應龍興而雲屬焉不崇量而百穀徧渥其膏莫或知其所由精之所通使然也周易有之在豫之坤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公之謂與雖公之今日由前志也且以上自天子下及元元之民壹委心託命羣衆於公若此而公安能怒然而已乎公之澤將益大被於我我其可無恤衆皆曰子之言然衆以詩祖公請卽以子言爲之序

送吳筱軒軍門序

光緒六年國家以索取伊犁地再遣使至俄羅斯議未決於是徵調勁旅分布諸邊爲備命宿將統之而山東登萊青諸郡三面阻海其燕臺尤當番舶往來要隘有詔命山東巡撫周公督辦山東軍務而以浙江提督吳公副焉吳公於時方留防江南且行謂裕釗吾實竊下不任是又始至人與地不相習吾之心實惴惴焉吾蚤夜以思

盡吾力之所能爲，其濟若否，則聽之。吾以誠自處，而以謙處人。勞則居先，而功則居後，若是其免乎。裕釗曰：大哉言乎！易中孚謙之明夷，其辭皆曰：「利涉大川。」以實心任事，事無大必濟。能下人者，衆附而功集焉。公誠率是言而允蹈之，奉以終始，甯惟山東雖以濟天下可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爲虛僞，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務興，內自京師，外至沿海之地，紛紛藉藉，譯語言文字，製火器，修輪舟，築廠壘，歷十有餘年，糜帑金數千萬。一旦有事，責其效而茫如捕風，不實之禍，至於如此。海外諸國，結盟約，通互市，帆檣錯於江海，中外交際，糾紛錯雜，閭閻膠轕。國家宿爲柔懷，包荒以示廣大。雖元臣上公，忍辱含詬，一務屈已，而公卿將相大臣，彼此之間，上下之際，一語言之遠，一釀酢之先，刺繻互競，怨恨懷忮，莫肯先下。置國之恤，而以勝爲賢，捷於市而諍於室，忘其大恥而修其小忿，何其不心競者歟。國之所以無疆，外侮之所以日至，其不以此歟。今公之所稱，故乃一反是，異乎今之君子者矣。中丞周公，故與裕釗舊也。裕釗夙知之，其執誠與謙，宜亦與公同。二公協恭同德，揖志以輯東土，裕釗橋首而眎成功之有日也。公行矣，公之往，其駐師必於登州，吾聞登州城闔之上有蓬萊閣焉，自昔海右雄特勝處也。異日者，公與周公，大功告成，海寓清晏，裕釗雖髦矣，猶思蹇裳往從二公晏集於斯閣，稱述今日之言而勞其信，俾倪東海之上，憑檻而舉一觴，雖二公其亦馳裕釗爲知言乎。其爲樂，豈有極乎。

贈吳清卿庶常序

人才之貴於天下，無古今一也。雖然，才應世而世需之，其間則亦有辨焉。運會之所趨，氣機之所啓，魁桀雋異之士，雲興森合，肩臂相摩於前，而趾相躡於後。雖有盤錯鉅艱，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常樂才之盛而忘其難。朝野祉福而康樂，薄海內外晏然而無事。中庸之士，平進富貴，守成法，襲故迹，皆足以施於世。若是者，雖乏才，而猶未以爲憂。若夫時數之隕，屯艱之會，寇訐於內，敵伺於外，民窮而俗敝，兵疲而財匱，闕冗鬼瑣之徒，紛綸雜沓，

浩石蕭艾之被乎野。間稍能自異，又窘弱儒緩不適於時用。中外之安危，生民之植若僵，汎汎乎若羣木之漂於中流，四顧而不知所屆。其如是人才之足貴，乃倍蓰什伯於向所稱二者之時。雖疲行者之資車，病涉者之資舟，寒者之於裘褐，餓者之於饘粥，不足以喻之矣。夫自古禍難之興，其需才也尤至。而人才之寡乏，每獨甚於此時。幸有其人，又或有所抑沮牽繫，而不獲底於成。能成矣，而世或不能盡其用。需之如彼其亟也，其成而爲世用也，又如此其難，則其可爲慕望而愛惜何如哉！吳中吳庶常清卿懿才而遠志，服儒者之學而不忘當世之務。凡今日之利病，民眊之疾苦，無所不究其意。裕釗以同治戊辰冬，識之於江甯。明年春復相從游處於吳門者，十有餘日。及今茲來武昌，行從合肥李相國西入秦，蓋將益練習於時務以畜其才，而非有時俗人之見也。且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廢於時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當今之難，退自伏於山澤之間。然區區之隱，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聞，目之所接，愴焉感於其心。今見庶常則欣忭愛慕，而不知所以置其情。其樂徇其請而爲之言也，豈有愛乎？於是極道其言，而書以詒之。雖然，尤望庶常之終底於成，而爲世用以副望君者之志也。

送李佛生序

佛生既罷官，居於江南，日讀書不輟；尤癖篤好莊子，爲書後數百言，稱其有合於賢人之道。余謂莊子者，負絕異之資，乖於時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於聖人之道，本之差不能一髮，末乃大馳而絕遠。至於流極而弊益不勝。釋氏得其精以爲空寂，王何得其粗以爲誕縱。誕縱之弊，蔑弃禮法，蕩廢時務，天下於是大亂。空寂之弊，去人倫，無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爲夷。莊子疾時垢濁，務洗洋激說，以譏切當世奔趨勢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於此。一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賢智過之。由莊子而後，高才偉異之士，身不得其處，而誤於所之者，豈可勝道哉！蓋嘗試論事功之途，詩書文章之業，與人世所謂勢位富厚，君子未嘗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

不窮。後之君子，溺志富貴，無論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樹，則務取天下之業之可以爲名者託焉；期自章異於流俗，而未嘗循於其本。故方其志得氣盛，力足以觀駭一世，貴賤賢否之倫，橫厲乎無雙；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顧視身世，遂不足以自樂。反之內而獨無可據，愛惡攻取，又從撓之。觀老莊浮屠之書，一旦得其所爲，一死生齊得喪而眇萬物者，則大烹之。於是獨奔百爲，解弛墮壞，頽敗不可振救，生猶是人，而質則已亡矣。且學儒者之學，服聖人之言，於卒也乃以異端爲歸，何其悖歟！夫彼未知聖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惴以爲危，薄夷以爲安，不以榮喜，非必於惡而逃之也。不以悻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則措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無與也，不得志則寓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猶其在吾身也。其衡諸道也不過而傳之久也，無弊墮乎其至適，確乎得其所歸。以與夫老莊浮屠之所稱，孰爲同乎大順，而卽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謂孰賢乎？佛生將北遊，索一言以爲贈。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懼其過而流於是也，爲書此以詒之。

湘鄉相國會公五十有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會公閱壽五十，爲咸豐十年。裕釗鄧鵠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爲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然賊亦平。裕釗私獨驕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耶？及是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衆執爵爲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一旅起湘中，義聲感動天下，豪備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羣策，雷動神應，萬衆一譟，順風而邁。遂南清江表，北至於河朔，匈奴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兼冒煦育，頤養而蘇。十五年之間，而海內大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孚於中外。鴻卿鉅人，學士大夫，隴畝山澤之氓，外薄四海，鬚首翹結之遠人，愛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澹乎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愜然飄

浮雲而過乎寥廓之表，而百草草木皆甲坼也，則裕釗烏足以知公之所爲哉。抑又聞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處其中，以與物相銜。蹀震動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已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慶壽應焉。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爲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周之言，夫與聖賢之旨，罔若有間，而自通人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聖清，其將益佑我公，黃髮壽考，輔成萬世無疆之麻乎。夫裕釗往者之言，既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裕釗往者，則聞桐城吳侍讀至甫善爲文，常欲一識之，不可得。同治七年秋，來江寧，適晤至甫相國曾公使署，索其文讀之，誠辨博英偉，氣逸發不可銜。裕釗深退避，以爲不能及也。而至甫顧盛推余文，且稱其尊人育泉先生，母氏馬太宜人，並以明歲登壽六十，欲得裕釗一言以爲壽。裕釗謝不能，至甫則固以請，因益爲言。先生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遊，而孝弟充裕。太宜人又能曲喻先生之志而推行之，潔治甘旨，振救貧乏，費用或不繼，則脫佩服出，質相佐助。桐城人稱家法之善曰吳氏，方存之者裕釗舊遊也，亦道先生躬至行，不鈞取聲譽，而人人信其一言。至甫稱其父母皆信，宜其有賢子者，存之故亦桐城人也。裕釗自少時治文事，則篤耜桐城方氏姚氏之說，常誦習其文，私嘗怪雍乾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迺罕與桐城儔者。聞獨聞龍眠浮渡諸山水，古所稱絕勝也。姚氏之言，以謂黃舒之金山，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有儒士興於今，理固當如是耶。曷時往來楚皖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西北諸山，隱然出雲表，其隆崇秀異，絕可偉也。乃心念方氏姚氏，往往稱其鄉多隱德君子，伏匿澗谷之中，今宜尙有其人，處於彼者乎。時時欲一往遊焉，其後得交存之，今復交至甫，又因

至甫及存之閒先生，裕釗於桐城有爲我主者矣。異日余儻得遂其往遊之志，幸見先生暨太宜人期頤壽耆，樞衣歷階，敬舉一觴。因得奉几杖從先生後，徧覽龍眠浮渡之勝，訪桐城諸老之舊聞。益偕存之至甫抵掌論文，究極幽眇，而相與徜徉肆乎山水之間，其爲快且幸，宜何如也。敬奉此爲壽言，獻諸先生，俟他日爲之徵。

范鶴生六十壽序

余以光緒六年夏遊山左，適范鶴生以郎中改官，觀察江右道，過濟南，不期而遇於山左使院。余與鶴生樂甚。鶴生問語余，吾與子總角相好，其後出接世事，所識海內雋偉魁傑之士雖衆，然其交最夙，而今尙老而存，久而不厭者，莫吾與子若。吾明年六十矣，子可無一言，且子以文章名一世，可使余名氏不見於子文耶？余笑應曰：然。始余蚤歲與君同時補學官弟子，余年甫十六，君亦裁十七耳。明年鄉試，試錄遺學使方公以余與君及嘉魚李爽、隋士壇三人齒最稱，願從者昇一卓床，居堂皇中，令環坐余三人，用以異之。余三人相視而笑，左右觀者追然，固尙能記比耶？君聞爲解顏。其後余與君及君伯兄子璫，並以道光丙午舉於鄉，時亦甫踰弱冠，意氣方盛，爾我投分無間。蓋自往者歲以試事至省垣，泊後走京師，應禮部試，未嘗不偕。而吾鄉一時英俊，若同邑金小曉、伯華、柯根、臣茂枝、黃岡吳又桓、榮錢香、晚崇蘭、羅田熊臥雲、五緯江夏張星階、樊洪蘭、陔調笙、昆季，皆年少志美，茲此鱗萃相與飲酒，賦詩談嘲，譁浪窮極一時之樂。已而君兄弟相繼成進士，而海內兵革倣擾，蒼黃沸亂，紛糾萬端。余息影歛迹，放浪江海之間，與君睽違乖隔，離十餘年不相見。逮君奉諱歸，甫得聚處兩載，尋復別去。又十年而今乃一遇於此，握手相視，君齒落頽童，余亦鬢髮皓白，頽然衰且老矣。追念往時，朋好相從，倚裳聯襟之人，乃遽焉無一存者。願余與君猶得白首相逢，邂逅卮酒，而君且登壽六十，俯仰今昔之際，撫人事之變遷，是其可爲慶幸而益重以感喟者也。於是相與惘然者已久，及今茲九月，君覽揆之辰屆矣。溯洄昔歲之言，忤焉動於其心，故於

君生平之懿，當世所共聞知者，皆不暇以詳。獨追述前語，用爲君壽，亦以明余兩人相與之摯也。

與黎範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載謨，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願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辭章之屬，其途徑至博，其號稱爲端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孳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食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敝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徵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儻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藿，鰕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歷算。則夫莘莘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著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於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睨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邇暇較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何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

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答吳至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幾旬，將以儒者之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慮恩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勸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甯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訴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疑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皆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適歲亦正病此。往在江甯，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釗比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

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爲涓埃之裨，惟亮督不宣。

答劉生書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勤拳懇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諸文，所爲尊君事略，最馳譽可愛。讀老子中一段詞，甚高闊，然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識議，並超出凡近，而亦時不免病此。夫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爲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強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爲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閒。此固非臆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道無他，廣穫而積，熟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吾告子止於是矣。夫文之爲事至深博，而裕釗所及知者止於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稱心而言，非相譽之辭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還耳。惟亮督不宣。

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箸，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釗豈敢任此。願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古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

喪愉戚，寒饑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即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屢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茫乎紛乎，渺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棄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耆騁欲，一切以微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搏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自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符，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耶，是吾益也，用竊自喜也。不然耶，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答黎範齋書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藁，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撫司馬氏，而迹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目，並呈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卽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爲定也。柏視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修詞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末精粗表裏之數，無所不盡。故倖爲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爲工，固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惴惴，懼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爲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詘於人者，居其半焉。羸詘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翹縷至此，惟諒答不宣。

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噤氣，倖倖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鬼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閭域制限。於是乃獨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井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耶？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安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矐瞶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惜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耶？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閭之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耶？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愚慮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荊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自洪楊之亂起，賊先後輻入湖北者五，而省城凡三陷。文武官吏死者，不可勝紀。若宣城李剛介公，則其尤可爲悼惜者歟。公諱源字紫藩，幼從侍厥考松江府君宣舍，久之遂明習吏事。又益考求往古成敗得失，與當世之務無所不究。以國子生試順天廩，入賞爲縣令。道光二十六年，選授湖北公安縣知縣。咸豐元年，調孝感。明年，調鍾祥。其冬，粵賊自長沙櫛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相嘯，競起。鍾祥馬騾子諸匪黨及襄陽之郭大安、天門之蓋天王，皆巨盜劇魁。黨衆大者萬餘，小乃數千。公親教練壯士千餘人，捕馬騾子等數十人，斬之。偵知郭大安謀以衆數千奔粵，賊設伏間道擒之以歸。乘大霧掩擊蓋天王，悉俘其衆。當是時，武昌漢陽相繼陷，楚中大震。卒上游諸郡帖然無恐者，皆公討平諸盜之力也。明年，賊大掠東走，省城復大府以公事入奏，擢荊門直隸州調署江夏縣。鍾祥數萬人守安陸府署及公署，請留。公出諭衆，衆泣。公亦泣。是歲，裕釗以新寧江忠烈公聘至鄂城。忠烈及鄂中大吏交口一聲，稱湖北八州六十縣無李令比者。會粵賊林鳳祥等自豫入楚，陷黃安、蘄麻城。公以兵馳往，擊取黃岡之鵝公頸江口地，大破之。窮追至安慶，與安慶兵夾擊，盡殲諸賊。還值宿松警復破賊下倉埠，詔以知府升用。賞戴藍翎。踰月，賊復自江西大至，寇黃濟之田家鎮。湖北糧道徐君豐玉、漢黃德道張君汝瀛檄公往。連戰皆捷。最後戰，他將畏懦不進，公即率所部渡江擊賊，賊敗走。孤軍追之，賊還戰，又收益追至富池口。賊知公軍無繼者，分舟中賊登岸襲其後。公引就水軍，水軍走左陷淖中，賊乘之，與所部八百人皆關死。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越日而田家鎮不守，賊遂長驅西上，復陷武昌郭中，所在糜沸矣。事聞，詔贈道銜，褒卹有加。公安孝感鍾祥之民，家祭巷哭如喪其親。釐金錢爲營佛事，奉木主祠廟中。好公爲縣所至，於其地遠近夷險豐耗，民俗醜訛，奸慝根株，人所疾苦，盡知之。所爲治行之出於至誠，人樂爲用。雖至頑族，皆感涕願效死力。故於公之殉難，以死哀思。

之無不至者。釗以往歲至鍾祥，距公死難之歲十有四年矣。鍾祥人人爲言公治鍾祥事，皆曰：吾鍾祥入本朝，踰二百年，縣官數李公獨第一，惜也。殉難死去，吾鍾祥數月耳，語次淚焚於臆。裕釗因益歎公德入於人之心，久而不忘，至於如此。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復奏公死事甚烈，在官政績尤卓著，請令宣城及死事所建專祠祀之。詔可，予諡剛介。五年，其孤澄提舉銜湖北候補通判龔雲騎尉雲走書裕釗，請爲公殉難之碑，將勒之於富池口。富池口在興國州東北六十里，水經注所謂江之右岸，富水注之者也。爲序而銘之曰：

皋皋說說，有百其侶，皆壽而康，乘車曳組，傑出有公。萬日環之，艱奸迪蒙，迺父迺師。天乎何爲，民之無賜。殲我賢良，自今疇恃人之賢公曰：善爲吏，吁公之有百始一試，克究厥施，維國之花。富水之濱，潯陽之濱，豐碑玢璫大江，沚沚流公之名，千祀有聲。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貴州遵義，爲遵義人。考諱正調，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毒蠱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獲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常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刀傷指幾斷。夜使春春不舉，繩確首挽踏之，刻背盡米三盃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鄰，鄰惻然飯之，已稍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粟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強老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邀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儲益甚。所居室，榻連於爨，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銅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任勞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羞膳。又其以閒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恆挾一冊就薪火，或置膝閒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

人代治葉脯飲饌之屬。米鹽凌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歎。訖祖考卒，殫力營葬，鬻髮爲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不倦。治喪事一無厭，遠人歎息，稱願以謂至難爲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既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絕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既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彷徨。夜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又以兩弟遊放不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爲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逢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其後鄒宜人瘵病困，夜不能寐，爐火生，達旦以爲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喻。乃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妻婁道往，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泣。然如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志亦益恫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覽，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身，而處之壹無不盡。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卒。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目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攻。精制舉之文，上遍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熹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道墜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迫夜困極，遂宿亂家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未已。君所爲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鋤經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己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導，皆有潛德遂學。女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吳，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侯選知州，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府，賞戴花翎，兆普、翰林院待詔銜，庶癯，咸豐辛亥

舉人庶蕃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尊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待庶昌故與裕釗友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混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醴懿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於阡訊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唐端甫墓誌銘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甯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甯州學訓導嘉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蔡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祕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雖校經史文字疏僞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蹂躪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刻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迥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遠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傳數十不亂酒後輒面瘡乃頗振厲談噱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

始開書局於治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尙，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國家自聖祖天縱睿智，右文稽古，列聖相繼，益昭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吳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殊恩，蒙渥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鑲揚諸郡，頒四庫書，度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冊，流衍海內，絃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憲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遠咸豐初，兵起，區寓廢拂，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強者耶？余旣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憫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獨子稀。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郢亭，晚號郢安，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

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遊，與子偲相黜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謂益遂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瓊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隲術業高下，正論談嘲，閒作窮朝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至安慶，越四年又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適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一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棧石壁之勝，觀梅於鄞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

卒矣。子偁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樗齋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案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偁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偁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偁故相得也，既驗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吳母馬太淑人耐葬誌

往者桐城吳有泉徵君之卒，裕釗既爲之銘，以饒諸貞石。越光緒元年，而徵君之配馬太淑人，繼以七月某日，年若干卒。其次子汝綸，復以書來曰：先子銘幽之辭，既幸得子文。而吾母今又沒，吾兄弟若罹罹凶慘，但哀慕不知所出。惟吾母之墊行，宜不得沒者，庶其有聞於後。而且諷日耐於先子之墓次，敢復請志其藏，以卒吾父母終始之賜，其感且不朽。裕釗則敬諾。汝綸又曰：吾母之來歸也，資送千金。自吾父推田宅與諸父，皆吾母私錢所購買也。而吾母無幾微慊於其必者。既吾父召諸父同爨，又長育諸從子及孤甥。又以錢穀振內外宗黨之貧乏者。疾病者婚喪不能舉者，而吾母壹與之同。吾族及里之人，今皆能道之。然其事吾大父母，尤有至性。吾父常終歲外出，尤以是不憂其家。自我父少游京師，大父母爲書，稱婦之賢，以釋其子也。自大父之世，我家食指衆，費用恆不給。閒值艱窘，大父悄焉獨傍徨，我母輒先喻之，立出服器，脫簪珥，以應其後。我母室簪器竭，家亦蕭索，益長友作。

昔而我母故怡然，不少怨悔。晚歲，嘗從容語余兄弟曰：我少時治麥屑爲饘，雜水磨之日，晨起盡五六升。汝伯母故羸善病，我數代而休之。我脛瘡潰，血淋漓，濡漬衣，若朱繡也。諸叔治田食麥，我與汝伯母飲水耳。木棉花繁，則我婦嫗之田，擲之。我妊及月，不少息，及生兒，墮地死矣。然舅姑愛我，我誠苦，乃復樂之。今舅姑亡矣，思若此，豈可得耶？因悲哽，不自止。自大父之病，而嗜食蟬，既沒，我母聞賣蟬聲，則泣而漁者爲之遠迹，其至性如此。裕釗曰：烏乎，此可銘也已。夫其心一篇於仁，而不少私其利，至於困阨而不怨，自學道之君子難之，而太淑人故若是哉。或服儒服，稱號士大夫，顧乃競於財，而忘其親者，盍亦觀於此乎？於是爲論其事，而系之以詩。至於太淑人族世子姓，則裕釗銘徵君墓，既具詳之已，故不復著云。其詩曰：

外舅黃君墓表

外舅黃君，既沒之二十年，其長子培張裕釗，始表於其墓。曰：君諱宣，字仲卿，湖北大冶人。祖某，國子監生，考顯訓，廩貢生，歷署東陽縣，學，荊州府學訓導。有子三人，而君爲長。道光丁酉，舉於鄉，已而有疾，久之遂喪。同治元年，年五十有五卒於家。初娶朱孀，人繼娶王孀，人子二，長鶴立，立徵候補巡檢。次羣陸，以某年月日葬於大冶縣某冢之分水塢。君少負英達之資，習知人情，術業通敏。既舉於鄉，春秋鼎盛，家又故高貲富室，門第日益隆起，銳意自奮於功名。已而再走京師，試禮部，不得志。又以疾喪明，益憤懣，徧求良醫治療，百方卒不效。其後益叢集憂患，連遭抑塞，重寇亂起，顛連頓仆，家日益落，而君亦自此歿矣。君既歿，不數載，王孀人亦卒，羣陸已早殤，鶴立權全椒典史，復卒於官舍，諸孫益厄困孤苦。自裕釗甫勝衣，過君家，今年且六十，先後所見，數十年之間，盛衰縣絕，至於如此。烏乎，可傷也已。君爲人夷愉開豁，於財物無所顧籍，遇人尤篤厚，肫摯有以緩急古者，未嘗不立應，或乃

捐數百金。不惜。又益篤故舊。喜賓客。自蚤歲則善飲酒。既嬰疾。痰歷屯難。乃一以酒自遣。朋舊昏姪過從。盛治酒饌。劇飲譁呼。肴核杯盤。必罄竭。乃能以爲快。客或醉不能飲。幸君失明。私乘間爲隱欺。幾少逭。君廉得。輒不擇見於其面。心望客乃欺我。譬也。由是皆相戒。莫敢爲欺者。裕釗既長。亦時侍君飲。君飲罷。輒長吁。已乃默無一語。裕釗故君尤所愛憐也。乃至王孺人亦絕愛亡妻。其母朱孺人也。餘子女皆出王孺人。而王孺人之畜裕釗。故逾於其羣婦者。雖鶴立及其婦亦然。故裕釗述黃氏事。則愴然以悲。不自止。朱孺人聰明。識道理。君屢爲裕釗言而悼之。王孺人尤樸厚慈良。晚歲乃益憊於作苦。裕釗常慰焉。以君及兩孺人之賢。而其終若此。嗟乎。孰從而訊之哉。

黃孺人墓誌銘

孺人大治黃氏。廩貢生歷署荊州棗陽。松滋。學官諱顯訓之孫女。而舉人諱宣之長女也。生五歲而喪其母。育於大母。越四年。大母亦卒。祖若父傷其無母也。體又羸。而又益甚。惠以婉。以是尤加憐焉。年十九。歸裕釗。事其父母。不敢以云盡孝。然世之爲婦者。視舅姑恆不若其父母。而孺人之於其父母。其自視乃若人子然。蚤夜依依致養。苟可以適我父母。而力能爲之者。未嘗不勸爲之也。處內外族婦。不敢以云盡道。然篤有恩意。而無敢愆於禮。其既沒而長幼卑尊。莫不憐惜之也。迺至吾族疏屬之人。多有流涕者。自其居父母家。故生長富貴。而從裕釗於貧約。甚苦家事。操井臼。長育子女。終歲不獲自暇。逸生又多疾。力疾而躬作。勞亦僊矣。而遵以死傷哉。蓋孺人自其少時。其家人常竊憂其不壽。及歸裕釗。時時亦獨自以死爲畏。間值疾病。則謂裕釗曰。吾得與君相守至老死。雖苦猶甘之。然此卽不敢望。幸沆兒授室。使我得見新婦。更少寬數年。徐乃死。死不恨矣。命之不統。終已不獲少延。以懷其所僅欲遂也。悲夫。且其卒也。裕釗攜長子後沆。方居省城中。及歸。而孺人已前卒二日矣。聞孺人且卒。念

之爲泣下此尤可隱者也。儒人之卒以司治九年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五有子五人其次曰後澮女子二人孫二人李沐孝移以光緒某年某月葬於某縣某鄉之某山銘曰昔君未沒我戲謂君我後汝死必善爲文以不死汝汝勉爲賢孰謂今日迺踐斯言握管悲來有實如泉嗟我與汝已矣永萬古而訣離文縱不磨又安用之

兄子慕梁葬誌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府君姓張氏諱善準字樹程一字平泉自號曰愚公湖北武昌人自先世世有文學敦行孝義鄉里稱積善之家曰張氏曾祖諱維治國子監生貽贈脩職郎祖諱本用歲貢生任廣濟縣學訓導考諱以誥國子監生今湘鄉相國曾公嘗表其墓曰武昌張府君者也府君少服先人之訓長而刻苦自勵於學蚤歲補諸生以制舉文有名於時善化賀督學熙齡尤激賞之拔冠其曹然府君顧不以此自意而獨壹志於學問於古尤篤著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崑山顧氏日知錄二書以謂考證家惟二家之書最爲周於用嘗矧取其要都爲一編手錄至數過年五十遂絕意進取爲歲貢生以終身雖不仕而隱然懷耿介之節居平於一身豐約得喪未嘗以措意至聞國家中失安危善敗乃憂樂之如其家事咸豐中兩中亂起當世任事諸公多抗節死王事府君聞尤悼慟若喪親戚語及泣然淚實下一日篝燈夜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往視府君方手一編顧曰無它也有傳胡巡撫祭李九帥文至者余讀之悲甚乃不自覺耳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忠武公續賓當時稱李九帥也自是家人聞外間兵事至相戒不敢以聞居平愛樂慕望天下忠賢良臣如不克見而深疾貪汙不職之吏與當世士居家專意着財利以故俗日益壞而亂無時已每獨居燕語及與知友書言之絕痛又嘗誡裕劉汝吏才短尙無求仕然苟一旦仕則必無爲身家謀且既仕則汝身爲國家之身雖余亦不得子也遇物故恭慎雖至卑幼必怕怕致敬禮嘗曰居家宜當一意務卑下慎密毋獲罪於人若居官則死生以之然府君家居遇族師知友嫻好有患痼疾疾

晝夜奔走往視，偏任其勞苦，其人其家，望府君以爲倚恃。及其後聞府君之卒，悅若徹屋而露處。其卒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凡六卷，藏於家。其爲學，至老不少懈。卒之前幾日，猶操筆治輿地圖。府君既卒，明年二月十九日，而先妣金孺人卒。慟乎距府君之卒三月耳。孺人同邑，她贈脩職郎諸生諱昭煥之女，年二十三歸府君。生子裕錯，及裕釗二人。女子子二人。孺人外家，故高貲富室。諸舅取科第爲世聞人。孺人之歸也，夫家父母家皆鼎盛。孺人躬執儉約，未嘗有富貴之容。其後連歲大水，田廬毀敗，家始益窶。府君聞授徒外出，孺人持家事，尤艱苦。每歲農時，辨色起日，具數十人食。盛暑汗泚於額，日不遑暇食，夜深不得寢，初不言勞。裕釗記幼時，某歲歲除，孺人居櫺下，促促治酒漿。家人飯且畢，孺人乃始飯。甫執箸，謾曰：「一事幾忘之，族中某當遺之食。」某孤孀，當與羹肉，立起入廚，俾人遺之。諸子謂母屬勞甚，胡不俟飯畢耶。孺人曰：「少時飯何害，我心不此釋也。其好勤勞，而不遺阨窮多此類。」病革時，有媼來問疾。孺人以其孤苦，素周之者也，猶指以屬諸婦曰：「它日汝等善遇之。」孺人自少讀書，通大義，故平生於財物無所顧藉。處族婦間，尤能喻府君之志，而曲成其義。其間蓋多曲艱隱，屋不可以言盡者。卒年七十有三。時世母朱孺人，且八十矣，撫孺人而泣，謂裕釗等曰：「自我與汝母爲張氏婦，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至面，亦也。」語未嘗不歎。汝母亡，今不可復得矣。因哭盡哀。諸子婦及羣從子婦，聞皆慟哭不可止。府君晚歲患痔漏甚劇，孺人亦患咳，歷二十餘年。秋冬常臥床褥，至春深乃稍能起。以家貧，故侍奉多缺。至今中夜思之，泣自以不可爲人，舉體皆栗。慟乎將安贖此罪哉。

蟲單傳

蟲單者，楚人也。其先代有鳴蜩者，當夏后氏之世，以能候時節，勸課農事，佐公劉治豳。及周有天下，追論其功，以詩歌之。其後有蜩與蟬者，仕於殷紂。殷亡，人因並罪之，黜爲民。其子孫散居諸國，處山澤之間。在宋鄭者，曰蜩蟬。

在秦者曰螭，缺在齊者曰螭。其女爲齊王后，以怨死者也。其在楚者曰蛤，蛤之後顯於秦漢之際，皆以列侯將軍九卿入侍天子。當是歲時，氏最號貴盛，而單尤稱爲賢，善音樂，有文章，然性孤潔，不樂與人偕，故時名曰單。高帝時，以行能清高，薦爲諫大夫侍中，甚見親任。嘗以黃金塗飾冠冠之，使垂綵侍左右。丞相何曲逆侯平功最高，及季布陸賈諸公當世名人也。見單皆願俯首承下之。然單遇之常落落然。將軍曲成侯蟲遂不與單同出幕軍爲人請，乃爲宗族單不可。高帝惠帝相繼崩，呂后稱制，宦者始頗用事。單時入常與中黃門貂等偕，心恥之一旦弄官去，入商洛山中，不復出。遇佳山水，穹林茂樹，輒終歲留，長日獨坐樹間，縱聲哦詠，窮晷夕不倦。人或竊聽之，皆莫能辨識，意其所讀，皆皇古上世鳥迹蟲篆，幽經怪牒，當世所未見也。晚乃好神仙家言，求得辟穀方，專情學之，日惟吐納呼吸，餐朝露，於師俗人一無所求。請久之，頗通神化，無絲日而知四時之運，又能化身中爲五色。其後益厭薄人世，塵垢汚濁，常獨居遠想，望之儼乎若不可測。居無何，客往候不見，單遂不知所終。元封中，上行幸泰山，人或見之深山中，欲迹之，忽遠舉不復見，殆羽化仙去云。

太史公曰：「余聞之莊生，蟲單當呂后世，其族人與單同侍中者，車府令堂良，心害其寵，嗾侍御史彈之。族人由是落職，單感此遂告歸，見幾決去，潔身遠迹巖藪之間，浩乎無求以終其世。」烏乎！人何所不易足，顧世常受多欲之累，挾其能以自鳴於勢物之地，馳驅垢濁日求人而不知止者，何也。

游狼山記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菴齋筦樞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菴齋游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爲寺，守錯樹間，最上爲支雲塔，危踞山巔，萬景畢納，迤下若萃景樓，及淮提福慧諸庵，亦絕幽奧。所至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中，海氣

正白。恐濤西下，皖若素蛻，滅沒隱見。余與蕤齋顧而樂之。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萬里，至是灝灏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傑志士之所俾睨而籌也。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歎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蕤齋幸值茲世，寇亂殄息，區內無事。審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熙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爲。余又益藥枯朽，鈍爲時屏弃，獨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攝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冊，右持酒杯，嘯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爲之記。

游虞山記

十八日與黎莼齋游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一日買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惠甫適解官歸，居於常熟，遂偕往游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迹西綿二十里，四面皆廣野，山宜其中。其最勝爲沸水巖，巨石高數十尺，層積駢疊，若累芝菌，若重鉅盤爲臺。色蒼碧，丹赭斑駁，見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劍門，瞻壁屹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巖俯視，平疇廣衍數萬頃，澄湖奔溪橫縱蕩漾，其間繡畫天施。南望毗陵，震澤連山，青翠相屬，厥高幾雲。雨氣日光參錯出諸峯上。水陰上薄，盪摩闔開，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煙渺靄，團練光色純天。決背窮眺，神與極馳。巖之麓爲拂水山莊，舊毗陵牧齋之所嘗居也。嗟乎，以茲邱之勝，錢氏惘不能藏於此終焉。余與易州乃樂而不能去云。嚴阿爲維摩寺，經亂泰半燬矣。出寺西行少折，踰嶺而北，雲海豁開，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亦昔游其上也。又西下爲三峯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臨望多古樹，有羅漢松一株，剝脫拳禿，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菓筍蕪餉余兩人，已日昃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破山寺者也。幽邃，稱建詩。寺多木樨華，由寺以往，芳馥載塗。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爲辛峯亭，日已夕。山徑危仄不可上，期

以冀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吳門。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之瞭然，令人欲返棹復至焉。

愚園雅集圖記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畢陬」之月，集耆宿英彥之屬十有八人，觴於江寧城南之愚園。故明徐氏西園舊趾，主人因而更營之。亭臺池館，花石竹木之勝，稱於一時。行尋坐照，趣昭物博，觴詠極樂，竟日乃罷。是目白樂天生日也，故以其期集焉。昔樂天當唐室之衰，適值譏媚，遠身高舉，晚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渢宅，息跡其中。窮極池臺水竹，琴酒弦歌之樂，爲池上篇以紀其事。然此猶曰「一身遠害，閒居獨游而已」。其刺蘇州以九日宴集，醉題郡樓，乃益酣嬉淋漓，快然其自得，恣情而罔恤。當是時，朝政昏替，牛李朋黨交煽，河朔再亂，中外交訌。樂天豈一無所關其慮，而誠有樂乎此哉？蓋君子之處於世，夷擇險艱，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則豈放意於林泉巖壑，賓明譏集以自遣，若劉伯倫陶淵明之耽耆於酒，倪迂顧阿瑛冒辟疆之徒，當元明之季，園亭賓客之盛，甲於東南。而杜子美值天寶亂起，飲李氏園，其爲詩乃曰：「上古葛天民，不遺黃屋憂。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可以知其趣已。其在成都，適至與田父泥飲，狎蕩頗到而不厭。况其所遇爲耆彥勝流者耶？其爲樂豈復可意量耶？故當其流連景光，襄陽亭沼，俾倪竹石，倚袂連褰，狂飲大噱，放形遺物，橫行闊視，忘得喪外非譽齊彭殤，混侯虜，寵辱不驚，理亂不聞，頽然與造物者游，而衆莫知其所以，乃以全其真而得其志。此昔之君子胥先極而若出一塗者，無慮皆以是也。今諸賢之集，其與樂天暨昔之君子之所志，未知何如。然茲游之樂，不可以無述也。主人既屬黃沛皆太守爲之圖，又介范月槎丈屬裕釗爲之記。裕釗辭不文，則益固以請，既卒不獲辭，乃爲記之如此。武昌張裕釗書。

北山獨游記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峯，峯然而高，竇心欲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日奮然獨往，攀籐葛而上，意銳甚。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復進。益上，則澗水縱橫，草間微徑如煙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虛響振動，顧觀來者無一人。益荒涼慘慄，余心動欲止者屢矣。然終不釋鼓勇益前，遂陟其巔。至則空曠寥廓，目窮無際。自近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搏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歷，一左右皇而萬有，皆貫其狀，畢效於吾前。吾於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遼遠殊絕之境，非先蔽志而獨決於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於是歎余向之倦而惑，且懼者之幾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